

大鹏振翼 湘水苍茫

——《王城》读札

● 梁瑞郴

贾谊绝对是一个被低估的历史人物，虽然其与屈原齐名，史称屈贾，但贾谊，这位影响中国政治走向，丰富中国思想宝库容量，治理中国社会富于远见的思想家，却不及屈原那样举国皆知。近读黄亮斌先生长篇历史小说《王城》，如电光闪过眼前，在一惊一喜中，感叹莫名，湘楚苍茫大地，终于有人纵情挥笔，以文学的形式，为前贤立传，替太傅歌呼。

文学为贤立传，屈贾精神辉映

辽阔的湖湘大地，是在幸与不幸之间相伴相生，高雅文明之光，迟迟未能照见这苍苍莽莽的大地。屈原是最早被放逐此地的华夏高光人物，此后便有了贾谊，这似乎是二子落难之地，但二子不幸湖湘幸。屈贾的放逐，高雅之光才照进了湖湘，故天不究湖湘而人宠湖湘。屈原的楚辞之光，由此及彼，照亮中华大地，并经岁月沉积而漫延至环宇。

一部楚辞华章，半部天下诗史。

贾谊不愧为屈原的隔代知己，精神火炬的接棒手。他入湘伊始，便以《吊屈原赋》，赞颂屈原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的高尚品格，抨击楚王闾于治乱，群小谗谄得志的昏暗现实。并借屈原之魂，明自己坚守高洁之志。

艺术求真探索，历史小说新境

文学最根本的是写人，有两种方式值得作家特别关注。一种是《三国演义》式，它对《三国志》虽然有所依傍，但在有些人物的处理上，史料与小说，大相径庭，最典型的是曹操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已成反面人物，其形象为汉贼、奸雄。另一种则为姚雪垠小说《李自成》式，基本坚持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的历史事实抒写。《王城》坚持第二种方式的写法，因而，全书在史料的挖掘中，严谨周密，在对贾谊形象的塑造中，不凭空虚拟，其性格的渊数基本出自于《鵬鸟赋》等文。《鵬鸟赋》是贾谊在长沙写就的关于生命，关于天地万物与人生的最重要的文章，《王城》据此写贾谊人生轨迹、生命观念，并结合其命运沉浮，展示了其鲜明的生死观。

作者对贾谊的塑造，不是孤立的展现，而是将这一时期长沙重要人物利苍、辛追等，与其对话，融合，从而清晰地表达了其生命观。“万物齐一，生命同状”的观念，这种生命同等的意识，较之西方世界的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，几乎是同一时代，在实践中发挥实际的作用更充分的思想家。

贾谊与辛追的对话，这种情感的交流、认知的对冲、情绪的变化，都给予人物立体化的塑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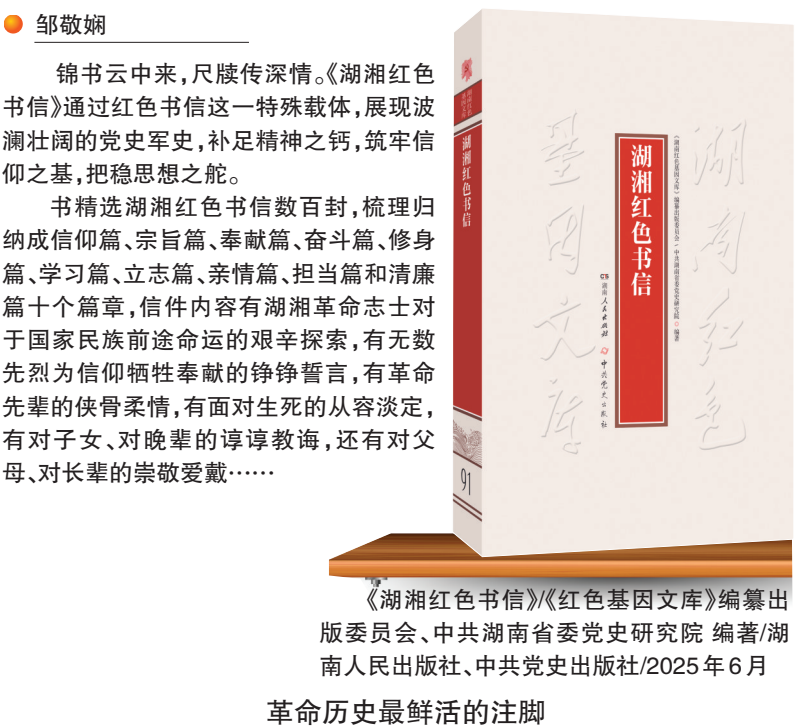
贾谊从最初被贬长沙时的“自伤悼”，到最终抵达“知命不忧”的豁达境界。当鵬鸟再次入室，他能够以“天地为炉，造化同工”的宏大视角，进行强大的哲思，在政治失意与人生无常面前，实现了自我精神上的超然。从而达到一种生命的豁达境界。

这是对鵬鸟入室不祥的深入思想考究，这种思想的提升、观念上的反转、认知上的深化、理想人格的坚守，不是靠单纯的说教，而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物故事化演绎，给人以鲜明的画面感，把静态的理性转化成动态的具象，从而去掉理性的枯燥与扁平。

据我所知，作者非史学专业工作



红色书信里的湖湘风骨



● 邹敬娟

锦书中中来，尺牍传深情。《湖湘红色书信》通过红色书信这一特殊载体，展现波澜壮阔的党史军史，补足精神之钙，筑牢信仰之基，把稳思想之舵。

书精选湖湘红色书信数百封，梳理归纳成信仰篇、宗旨篇、奉献篇、奋斗篇、修身篇、学习篇、立志篇、亲情篇、担当篇和清廉篇十个篇章，信件内容有湖湘革命志士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艰辛探索，有无数先烈为信仰牺牲奉献的铮铮誓言，有革命先辈的侠骨柔情，有面对生死的从容淡定，有对子女、对晚辈的谆谆教诲，还有对父母、对长辈的崇敬爱戴……

翻开《湖湘红色书信》，泛黄信箋上的字迹似是跨越时空的火种，在指尖流转间点亮了湖湘大地的革命记忆。这些出自毛泽东、杨开慧、蔡和森、贺龙等湘籍革命先辈之手的文字，没有宏大叙事的波澜壮阔，却以私人化的语境、滚烫的情感，让我们窥见革命者鲜为人知的柔软与坚定，更触摸到深植于湖湘文化血脉中“心忧天下、敢为人先”的精神底色。

不同于史书的客观记述，这些文字满是烟火气的细节：杨开慧在给堂弟的信中，一边牵挂“毛岸英三兄弟是否能吃饱穿暖”，一边坚定表示“我活着不能完成的革命事业，死后也要让孩子们继续”；毛泽东在给儿子的信里，既建议“趁着年纪尚轻，多向自然科学学习”，提出了要求与期望，又叮嘱“好生静养，以求全愈。千万不要性急”，展现了真挚的父子情。

家常话与革命志交织，让革命者不再是课本里的符号，而是有牵挂、有温度的“真人”。他们是父母、是子女，却在“小家”与“大家”的抉择中，毅然将生命的重量压向了民族大义。这种“于细微处见崇高”的真实，正是书信最动人的力量。

家

问而无担当，便是辜负了湖湘学子的本分”。而“敢为人先”的勇气，更在字里行间跃动：夏明翰在就义前写给母亲的信中，没有丝毫畏惧，反而宽慰“我很想念你，但我为真理而死，死得光荣”；郭亮在给妻子的绝笔信中，以“亮东奔西走，无家无国”的自嘲，藏起对家人的愧疚，彰显“为工农解放而奋斗”的决绝。

这些文字见证了湖湘精神从不是抽象的口号，而是革命者用生命践行的信仰。湘籍革命先驱的壮举既透着家国为重的格局，又藏着脚踏实地的韧劲。

建

强国担使命，最美是初心。当快节奏的生活让“坚守”变得稀缺，当物质洪流让“理想”显得遥远，革命先辈在书信中传递的信念，恰是一剂清醒剂。他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，仍能以为“有牺牲多壮志”的豪情坚守初心，以“遍地英雄下夕烟”的乐观面对困境。袁国平在给侄儿的信中写道：“此刻我身无分文，无法帮助家里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、为国家民族服务的，或许有人会说我们是不太聪明了，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不聪明的人……”这种对信仰的坚定，跨越时空，直击当代青年内心，正是当代人面对挑战时最需要汲取的力量。

这些跨越百年的书信，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，成为承载湖湘精神、传承红色基因的“活化石”。本书告诉我们“家国情怀”不是遥不可及的大概

一个湖南村庄的背影

● 陈丹

近年来，湖南作家黄孝纪专注于书写他的故乡湖南八公分村，引起人们的关注。《庄稼人》为其新著之一。

互助与共生，立体的乡土档案

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小型社会。《庄稼人》围绕“人”的生死病死，写到了黄孝纪湘南老家八公分村的婚丧嫁娶，展现了湘南乡村的风土人情。不管是“服务于人之生”的接生娘、厨子、榨头、木匠、陶匠、篾匠、砌匠等，还是“服务于人之死”的纸木匠、礼生、开扩人、地仙等，抑或是为乡村带来精神生活的渔鼓师、皮影师、拳师、民办教师、放映员、广播员等，还有给乡人带来精神慰藉的邮递员、歌者、收魂人、仙婆娘等，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生存在八公分村，鲜活了八公分村，每一种营生都体现了深切的人文精神、工匠精神，这是一种各安本分、各司其职的社会伦理道德和传统社会秩序，他们共同维系社会经济的运转。在农业社会，不同行业的人安守本分、勤恳从业，家庭和睦互助友爱，社会才能和谐稳定。八公分村正是这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缩影。

瞻望或寻找，失落的农业文明

不同于此前的《八公分的时光》以植物为线索，《庄稼人》以“人物”为线索串起了八公分村的变迁缩影。八公分村的变化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典型缩影。从大集体时代（1958年—1982年）到分田到户、打工潮兴起，再到高铁建设导致村庄拆迁重建，也产生了队长、记工员、保管员、管电员等新兴工作种类，他们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前进，有的主动拥抱时代的发展，南下广州寻找工作，有的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跳出农门，有的回到家乡带领乡人致富。而另一方面，却是一些工种的消失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，接生娘、陶匠、邮递员、放映员等职业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乡村；仁和圩

方言与文化，乡土中国的文学样本

黄孝纪的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详细描写了150余种过时农具和家什，《一个村庄的食单》追溯平民饮食背后的时代贫困与智慧，《节庆里的故乡》记录民俗节庆，《故园农事》系统梳理30年间60余种农事活动，如“双抢”、摘油茶等，《老家什》聚焦乡村的农具和器具，记录传统智慧，黄孝纪作品中所有地名、人名、事件均真实可考，拒绝虚构修饰，系统地谱写了一部“非虚构乡土档案”。

《庄稼人》中的方言词非常有特色，“猪郎信”“叔佬”“衡州古”“邓篾匠”保留了古代汉语的命名习惯，“庠金”更是有“庖丁”的古代汉语格式，而传统宗族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体现在“祖党”“母党”“妻党”“孝”字辈等文化名词上，特别是“一篋子”这样的方言词，体现了农业文明的思维习惯，用禾苗生长习性的方式譬喻家族关系的亲疏，形象生动。此外，地名的命名方式也体现了这一思

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

1 学习实践科学理论

2 宣传宣讲党的政策

3 培育践行主流价值

4 丰富活跃文化生活

5 持续深入移风易俗

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
长沙市文明办
设计 星辰在线（长沙文明网）